

世界文學全集

托爾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下)

36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托爾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下)



36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365577

安娜卡列尼娜

精裝全一冊定價450元

平裝共二冊定價400元

作者：托 爾 斯 泰

譯者：叢 作 復

出版者：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莊市中港路300巷62號二樓

發行人：王 義 田

總經理：佳 禾 圖 書 社

地 址：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 話：(02)3019692

印刷者：南亞印刷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70年1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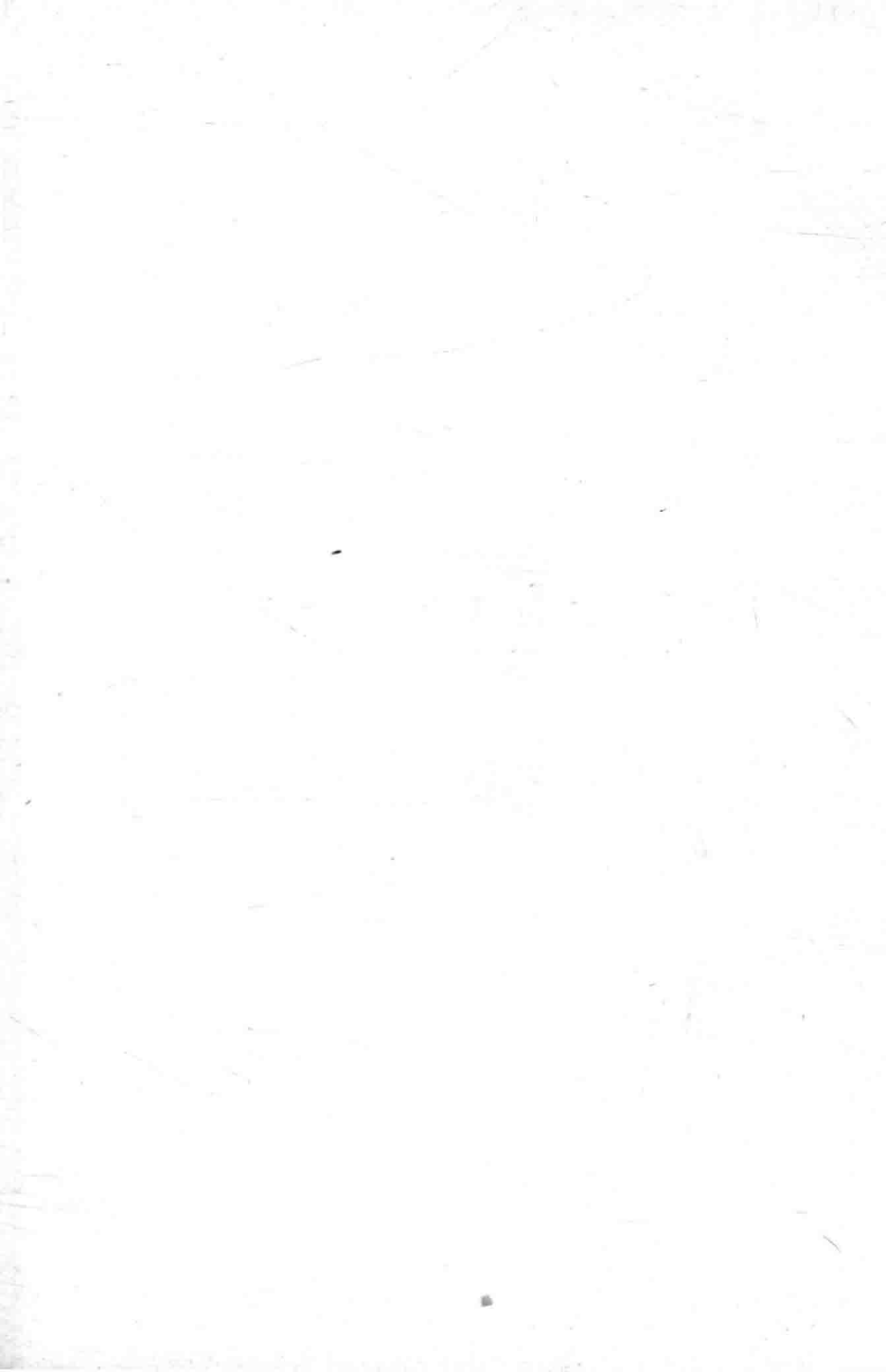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36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第四部



卡列寧夫婦繼續住在一個屋子裏，每天會面，却彼此是完全生疏的。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爲了不使僕役們有猜測的藉口，便把每天和妻子見面當作了定規，但避免在家裏吃飯。佛隆斯基從來不到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家裏來，但安娜在別處會他，丈夫也知道。

這種境況對於三方面都是痛苦的，假若不是期望着，這種境況會改變，這只是暫時的苦痛的就要過去的磨難，則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這種境況裏過一天。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期望這種熱情會過去，好像一切事情都要過去；期望大家都會忘記這個，而他的名聲不受到誹謗。這種境況是安娜造成的，對於她是比對於別人更加痛苦的，安娜忍受着這種境況，因爲她不但期望而且堅決地相信，這一切會很快地解決並且弄得明白的。她確實不知道是什麼事來解決這種境況，但她堅決地相信有什麼事現在很快地就要發生，佛隆斯基，不禁順從着她，也期望着有什麼與他無關的東西來解決一切的困難。

在仲冬佛隆斯基過了很無聊的一個星期。他奉命招待一個到彼得堡來觀光的外國親王，必須

領導他參觀彼得堡的名勝。佛隆斯基自己頗有風采；此外，他還有舉止莊嚴而又恭敬的本領，並且慣於應接這樣的人物，因此他奉命招待這個親王。但他覺得這種任務是很不愉快的。這個親王不願遺漏任何一件他本國的人會問他在俄國是否看到的東西；自己也願意盡量享受俄國的一切快樂。佛隆斯基不得不在這兩方面指導他。早晨他們坐車去遊覽名勝，晚上他們參加俄國的各種娛樂。這個親王有着就是在親王當中也是稀有的健康；由於體育以及身體的好好保養，他把自己弄得那麼強壯，雖然他過度地耽于各種享樂，他還是像一隻綠色的光亮的荷蘭大胡瓜那麼新鮮。這個親王遊歷過許多地方，認為現代交通便利的一個主要優點就是能夠去享受各國的快樂。他到過西班牙，在那裏醉心於良夜曲，結識了一個彈曼道琳的西班牙女子。在瑞士他殺過羚羊。在英國他曾穿過紅衣服騎馬跳越柵欄，爲了打賭他射死了一百隻雉。在土耳其他進過人家的閨闥，在印度他騎過象遊玩，現在在俄國他想嘗試俄國的一切特別的樂事。

佛隆斯基好像是他的總招待，花了許多氣力去佈置各方面的人向親王所建議的俄國娛樂。有賽馬，薄餅，獵熊。騾撬車，催剛人，以及摔破杯盞的俄國式的酒宴。這個親王極容易地學會了俄國精神，打碎了滿盤的杯盞，把催剛女子坐在他的膝蓋上，似乎在問：還有什麼，或者，整個俄國精神都在這裏了嗎？

實際上在所有的俄國娛樂中，這個親王最滿意的是法國女伶，歌舞明星，和白封印的香檳酒

。佛隆斯基交慣了親王們，但或者是因爲他自己近來改變了，或者是因爲和這個親王太接近了，他覺得這個星期是極不愉快的。整個的一星期他不斷地感覺到這麼一種心情，好像一個人照管一個危險的瘋子，他怕這個瘋子，同時由於和他接近，又就心自己的理智。佛隆斯基不斷地覺得必須一秒鐘也不鬆弛那種嚴格的職務上的恭敬態度，以免遭受侮辱。令佛隆斯基驚異的是，這個親王對待那些出全力替他預備俄國娛樂的人的態度是輕蔑的。他對於他所研究的俄國女子的批評不止一次使得佛隆斯基因爲憤慨而臉紅。這個親王使佛隆斯基特別覺得不愉快的主要原因乃是他不禁在他身上看見了自己。而他在這面鏡子裏所看到的東西沒有滿足他的虛榮。他是個很笨、很自信、很健康、很清潔的人，沒有別的了。他是一個紳士——這是真的，佛隆斯基不能否認這個。對於上司他是平等而不諂媚的，對於同輩的態度他是自由而直率的，對於下屬是輕蔑地和善的。佛隆斯基自己是這樣的，認爲這是大的美德；但對於這個親王，他是下級的，而親王對他的那種輕蔑和善的態度使他憤慨了。

「笨牛！難道我是那樣的嗎？」他想。

不管怎樣，當他在第七天跟那位要去莫斯科的親王分別並且接受他的感謝時，他是快樂的，因爲他脫離了這種不舒服的地位和不愉快的鏡子。在獵熊的時候，他們整夜地表現着俄國的勇敢，獵熊回轉時，他在車站上和他分別了。

—

回到了家裏，佛隆斯基看到一封安娜寫來的信。她信上說：「我有病而不快，我不能出門，但我不能夠再不看見您了。您晚上來。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七點鐘去開會，要開到十點鐘。」他想了一下這件事的古怪，她不管丈夫要她不接見他的要求，召他直接去看她，——他決定了。

佛隆斯基這個冬天升了上校，離開了團部，單獨居住。吃過了午飯，他立刻躺到沙發上，五分鐘後，他最近幾天所見的醜惡的情景的回憶，和關於安娜與一個在獵熊時擔任主要任務的鋪石頭頭的農民的意像，混雜聯結起來了，然後他便睡着了。他在夜色中醒來，恐怖得發抖，連忙點着蠟燭。「那是什麼？什麼？我夢見的可怕的東西是什麼？——是的，是的。好像是鋪石頭的農民；他矮小，骯髒，有蓬亂的鬍鬚，彎着腰在做什麼，忽然開始用法語說了什麼奇怪的話。是的，夢裏沒有別的了。」他向自己說。「但爲什麼這是那麼可怕呢？」他又歷歷如見地回想着那個農民和那個農民所說的那些不可解的法語，一陣恐怖寒冷地穿過了他的脊背。

「多麼無稽啊！」佛隆斯基想，看了看錶。

已經八點半鐘了。他捺鈴叫來了僕人，連忙穿了衣裳，走上階梯，完全忘記了那場夢，只焦慮着去遲了。到了卡列寧家的門口，他看了看錶，知道已是九點差十分了。一輛套着兩匹灰馬的高而窄的轎車停在門口，他認出了安娜的馬車。「她要到我那裏去，」佛隆斯基想，「這是更好。我不高興走進這個屋子。但是沒有關係；我不能隱藏起來的。」他向自己說，於是帶着他從小所特有好像於心無愧的處事態度，下了攬車，走到門口，門開了，拿着毛氈的司閽召喚了馬車。佛隆斯基雖然不慣於注意瑣事，此時却注意到司閽望他時的驚異表情。佛隆斯基幾乎正在門口碰見了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煤氣燈管對直地照着黑帽子下面的沒有血色的瘦癯的臉和大衣的海狸皮領子下面閃爍的白領帶。卡列寧的不動的無光的眼睛注視着佛隆斯基的臉。佛隆斯基鞠了躬，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咬着嘴唇，把手舉到帽邊走了過去。佛隆斯基看到他頭也不回就坐上馬車，從馬車窗口接了氈子和觀劇望遠鏡，就不見了。佛隆斯基走進了前廳。他的眉毛皺着，他的眼睛閃耀着憤怒的驕傲的光芒。

「什麼樣的一種地位啊！」他想。「假若他決鬥，保護他的名譽，我便能夠行動，表現我的感情了；但是這種懦弱，或者卑劣……他使我處在欺騙者的地位上，我不曾想要這樣，也決不想要這樣。」

自從他在佛萊德花園和安娜談話之後，佛隆斯基的思想改變了。他不自覺地屈服於安娜的軟弱——她完全委身於他，只期望由他來決定她的命運，準備忍受一切，——他早已不再想到這種關係會像他那時所想的那樣地完結的。他的雄心的計劃又退後到後面去了，他覺得他已經離開了那種活動範圍，在這個範圍裏一切都是確定的，他完全委身於自己的感情，這感情愈來愈使他不捨地愛着她。

他還在前廳裏便聽見了她的走遠的腳步聲。他明白她曾經在等待他，聽他的聲音，現在是回客廳去了。

「不！」她看見了他便叫起來；在她發出第一個聲音的時候，淚水便湧上了她的眼睛，「不，假若再是這樣地繼續下去，結局就會來得更早，更早了！」

「什麼，我親愛的？」

「什麼？我等著，好難受，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不，我不要……我不要和你吵。一定是你不能够來。不，我不要。」

她把兩隻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深奧的喜悅的同時又是探究的目光望着他。她儘看着他的臉，補償她沒有看見他的時候。她像在每次會面時那樣，在她的頭腦裏把想像中的他（無比地優秀，現實中不會有的）和實際上的他合成一個人。

三

「你遇見他了嗎？」當他們在燈下坐到桌邊時，她問。「這是對你遲到的處罰。」

「是的，但是怎麼回事？他不是在開會嗎？」

「他開過會回來了，又是到什麼地方去，但這沒有關係。不要談他了。你到哪裏去了，總是和親王在一起嗎？」

她知道他生活上的一切底細。他想說他整夜沒有睡覺，後來睡了午覺，但是望着她的興奮的快樂的臉，他覺得慚愧了。他說，他必須去報告親王起程。

「但是現在完了嗎？他走了嗎？」

「謝謝上帝，完了。你很難相信那對於我是多麼難受。」

「爲什麼呢？這是你們所有的年青男人通常過的生活。」她皺起眉毛說，拿起放在桌上的編織物，沒有望佛隆斯基，開始抽出勾針。

「我早已不過那種生活了，」他說，詫異着她臉上表情的變化，極力想猜出牠的意義。「我

承認，」他說，在微笑中露出整齊的白牙齒，「這個星期，看看那種生活，我好像是在照鏡子，我不滿意這樣的生活。」

她把編織物拿在手裏但沒有編織，却用奇怪的、明亮的、敵意的目光望着他。

「今天早晨，莉薩來看我——她們不怕來看我了不管莉濟亞·伊發洛芙娜了。」她插上說，「她說到你們的雅典的夜會。多麼可惡啊！」

「我正要說……」

她打斷他：

「她就是你從前認識的Therese（黛萊絲）嗎？」

「我正要說……」

「你們男人們多麼可惡啊！你們怎麼不會想到女人不會忘記這種事的，」她說，漸漸地更加氣憤了，並且藉此向他表明憤怒的原因。「特別是一個不能夠知道你的生活的女人。我知道什麼呢？我知道過什麼呢？」她說，「就是你向我說的。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向我說真話……」

「安娜！你叫我傷心了。難道你不相信我嗎！我不是向你說過，我沒有一個思想不向你公開的嗎？」

「是的，是的。」她說，顯然努力在趕走嫉妒的思想。

「你要知道我是多麼難過呵！我相信，相信你……你要說的是什麼？」

但他不能夠立刻想起他所要說的。她最近更加愈來愈多的這些嫉妒的發作使他害怕了，並且，無論他怎麼努力掩飾，這使他對她冷淡了，儘管是他知道嫉妒的原因是她對他的愛。有多少次他向自己說過她的愛乃是幸福；現在她愛他，像一個認為愛情重於人生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愛的那樣，——而他現在比從莫斯科跟踪她的時候離幸福更遠了。那時候他覺得自己是不幸的，但幸福是在前面，現在他却覺得最大的幸福已經是在後面了。她完全不是他初次看見她那樣的了。在精神上 and 身體上她都變得更壞了。她發胖了，當她說到女伶的時候，她的臉上有一種把面容弄醜了的憤怒的表情。他望着她，好像一個人望着一朵被他摘下的凋萎的花，難以看出牠的美麗，而他原是爲了那美麗才摘下來使牠萎謝的。儘管是這樣，他覺得，那時候，當他的愛情是更濃厚的時候，假若他極願意那樣，他可以從自己的心中拔除這個愛情，但現在，如同在那個時候，當他似乎覺得他對她不感到愛情時，他知道他和她的關係倒是不能斷絕的了。

「哦，哦，你先要向我說到那個親王的什麼呢？我已經趕走了，趕走了惡魔。」她添說。惡魔是他們對於嫉妒的名稱。「是的，你開始說到那個親王的什麼呢？爲什麼你是這樣愁悶呢？」

「呵，難受啊？」他說，極力想抓住被忘却的思想的線索。「他不是一個和人越熟越顯得好的人。假若要替他下個定義，他便是一頭餵得極好的在展覽會上獲得一等獎章的畜牲，沒有別的

了。」他帶着使她感覺興趣的惱怒說。

「不，怎麼的！」她回答。「他仍然是很有見識的；他是有教養的嗎？」

「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教養——他們的教養。他有教養，顯然只是爲了有權利輕視教養，他們除了肉體的快樂之外便輕視一切。」

「但你們都歡喜這種肉體的快樂。」她說，他又看到她的躲避他的不快的目光。

「你怎麼替他辯護了？」他微笑着說。

「我不是替他辯護，那與我毫無關係，但是我想，假若你不歡喜這種快樂，你便能夠拒絕它了。但你覺得看黛萊絲穿夏娃的服裝是快樂……」

「又是，又是那惡魔。」佛隆斯基說，拿起她的放在桌上的手吻着。

「是的。但我沒有辦法。你不知道？我等你的時候，多麼難受。我相信我是不嫉妒的。我不嫉妒；當你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我相信你，但當你獨自在什麼地方去過我所不了解的生活時……」

「

她離開他，終於把勾針從編織物裏取出，靠了食指的幫助，開始迅速地一環一環地套織着在燈下閃耀的白毛線，並且迅速緊張地開始轉動着繡花袖口裏的手腕。

「是怎樣的？你在哪裏遇到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的？」忽然她的聲音開始不自然地

響着。

「我們在門口碰到的。」

「他是這樣地向你鞠躬的嗎？」

她板起面孔，半閉着眼睛，迅速地改變了面部表情，抱着手臂，於是佛隆斯基在她的美麗的臉上頓然看到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羅維奇向他鞠躬時所有的那同樣的表情。他微笑着，她愉快地笑出可愛的低沉的笑聲，這是她的主要的美處之一。

「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佛隆斯基說。「假若你在別墅向他說明以後，他和你決裂，那就好了，假若他挑我決鬥，那就好了；但是我不明白這個：他怎麼能夠忍受這樣的立場？他痛苦，是顯然的。」

「他？」她嘲笑地說。「他十分滿意啊。」

「在一切都能夠這麼快樂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要苦惱呢？」

「只有他不是的。難道我不知道他和他全身所浸透的虛偽嗎？……一個有感覺的人能夠和我過着像他和我所過的生活嗎？他什麼都不了解，不感覺到。一個有感覺的人能夠和他的犯罪的妻子住在一個屋子裏嗎？能夠和她說話嗎？稱她『你』嗎？」

她又不禁摹擬他：「你，ma chère（我親愛的，）你，安娜！」